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路灯

·3·

李绿园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 路 灯

李绿园 著

· 3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二六回

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

且说谭绍闻五更鼓一点平旦之气上来，口中不言，心内想道：“我谭家也是书香世家，我自幼也曾背诵过《五经》，为甚的到那破落乡宦之家，做出那种种不肖之事，还同着人抢白母亲，葬送家财？母亲孀居，怜念娇生之子，半夜不曾合眼，百般抚摩——”又想起父亲临终之时，亲口嘱咐“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”的话：“我今年已十八九岁，难说一点人事不省么？”心上好痛，不觉的双泪并流，哭个不住。一把手扯住母亲的手，叫了一声：“娘，我再不敢了！”王氏道：“你心里想吃什么，厨下我留着火哩。他们不中用，我与你做去。”这绍闻听得母亲这个话，真正痛入骨髓，恨不的自己把自己一刀杀了，哭道：“娘，我算不的一个人了。”王氏道：“自己孩子，没啥意思。谁家牛犊不抵母，谁家儿子不恼娘。你只好好的，那七八十串钱值什么。你那气性也太大。再休吓我。”这谭绍闻越发哭的连一句话儿也答不出来。

冰梅醒了，不待吩咐，到厨下煮了一壶滚水，烫了一碗莲粉，捧与绍闻。绍闻问：“天有多大时候了？”王氏道：“窗纸是灯照着，天已大明。”绍闻道：“我要去看王中去。”王氏道：“他是出汗的病，怕染着你。”绍闻道：“我不怕。这王中是咱家一个好家人。他如此时不病，我断然没有这事。我要

去问他病去。”王氏道：“那病染人。你既要去，到饭时去。你吃些饭儿，再吃两盅酒儿，叫大儿把他叫出来。他就不能出来，叫他把屋里洒上烧酒，薰上苍术艾叶，你略坐坐就出来。依我说，一个家人就是好，也犯不着主人家到他屋里看他。他也担不起。”绍闻道：“就依娘说，饭时看他罢。”

少时，赵大儿起来，王氏把这话对说。赵大儿回房，把大相公要来看病的话述于王中，王中心内暗道：“这也大奇。想是在外边弄出什么事来，心内没了主意，急来商量话说，也是有的。”因向赵大儿道：“你发落我起来，扶我到东楼下，请大相公说话。我这病会染人，不可叫大相公到这屋里来。”赵大儿道：“怕你不能动移。”王中道：“毕竟轻似从前那一番儿，走几步儿不防事。”赵大儿果然扶持丈夫起来，吃了些须东西，挂上伞柄，搀着到楼院。王中说道：“请相公到楼下说话。”

绍闻听见王中声音，便出来，赵大儿已搀进东楼去了。绍闻进的东楼，说道：“王中，你坐下。”王中道：“把个破褥子放在地下，我佯着罢。大相公坐远些。”绍闻坐下道：“王中，你竟是瘦的这个样儿。”王中哼哼的说道：“有二十多天没见相公，相公要说什么？”绍闻道：“话儿太长，怕劳着你，我只截近说了罢。我一向干的不成事，也惹你心里不喜欢。我如今要遵你大爷临终的话，‘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’八个字。你当日同在跟前听着。我今日同你立一个证见。我一心要改悔前非，向正经路上走。我如后话不照前言，且休说我再不见你，连赵大姐，我也见不的。”王中强起半截身子，说道：“相公呀，若还记的我爷临不在时嘱咐的那话，咱家就该好了。”话未及完，王氏恐怕疫症传染，站在门外说道：“你出来罢，王中也当不的再劳碌了。不过你改志就罢。”王中道：

“大奶奶说的是。”绍闻只得出来。王氏扯到楼上，又叫吃了两三盅酒。

王中又歇了一会，赵大儿搀回去了。王中口中不住的谢天谢地。从来人身上病好治，心病难医。王中一听说少主人自己立心改志，这心中如抽了一根大梁一般，况且本来出过透汗，不过三五日就渐渐好来。到十天以后，一发如常。再加之病后善饭，又比前日胖大些。这绍闻一连半月，也没出门。夏逢若也来寻了几回，只推有病不见面。真个是过而能改，复于无过。

一日，王中到楼门前说道：“大相公半月没有出门，每日闲坐着没个事体，也不是个常法。总是读书是头一件事。读书须要从师。毕竟如今商量从先生的事体才好。但如今请先生，也将近冬天了，到了来年，再上紧打算这宗大事。大相公何不每日到后书房中静坐看书哩？”绍闻道：“后书房原叫戏子们董坏了，还得蔡湘着实打扫打扫。”

王中因去碧草轩一看，只见放着戏箱、戏筒，心里厌恶之极。便请绍闻也到轩上，商量安插箱筒的话。绍闻到轩上，对王中也觉着实惭愧。王中道：“人家这东西，怎么安置他？”绍闻想了一想道：“罢了，叫人抬在侯先生住的那所空房子里罢。等那姓茅的来，他还欠咱借账粮饭钱二百多银子哩，他还了咱，叫他抬的去。”王中道：“宁可舍了这二百两银，断乎不叫这东西在咱家里放。”绍闻道：“这箱子里虽不曾见，他说还有千数银子的衣裳在内边。久后‘要得不厮赖，只要原物在’，还怕放在空房子里，万一人偷了他的，却也不是要的。明日寻个人住在那里，替他看守。大约不久茅家自搬的去。”这王中叫宋禄、邓祥、德喜、双庆帮着蔡湘，整整的搬运扫

除了一天，方才把屋里院内，略清了些眉眼。又叫泥水匠、裱糊匠坐墙糊窗，方才可以进去的人。这绍闻果然抱旧日所读书本，上轩里翻阅。

忽蔡湘说道：“有一个皮匠，新来的，要赁放箱筒那处房子哩。他只住两间，要赁与他时，他情愿一年出三千钱。家中要叫他做活，他情愿伺候。若咱家用房子时，不拘何时，只对他说一声，他就走。如今现放着戏箱，得一家子人看着也放心。”这原是蔡湘在街上收拾旧鞋，两个说起闲话。皮匠要赁房子，蔡湘说：“我主人就有两间房子。”那皮匠就不要工钱。所以蔡湘回来，在少主人面前极力撺掇。绍闻道：“却也不在钱之多少，叫他看那院子却要紧。王中没在家，等他乡里回来再商量罢。我如今读书哩，这些小事我不管。只要人妥当，那戏箱托得住才好。”蔡湘道：“做小生意的人，自是妥当的。王中现今没在家。乡里佃户田家，他的大儿死了，没人做活，情愿丢地。王中安插佃户，清算租欠，也得好几天哩。”绍闻道：“你就叫那皮匠写一张赁约，寻个保人，就与他住。”

次日，那皮匠果然拿了一纸赁契，名字叫高鹏飞，寻了个保人，来碧草轩来。绍闻说：“保人我不认的。”蔡湘道：“我认的，是南门宋家店当槽的秦小宇。”绍闻接了赁约，把房子承许下。其实蔡湘何尝认的秦小宇，只因自己撺掇的这宗事，恐怕不成，所以听声顺口说认的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绍闻独坐三五日，渐渐觉的闷了。日晚将归，忽然夏逢若到了轩中，开口便说道：“病是好了？我来过几次，只是不出来。又不干我的事，是红玉托我与你寄个信儿。我对他说去了两三次，只是说有病，不得见他。那娃子一发哭将

起来，叫我替他捎了一条汗巾儿。递与你，我就别的没事。”因把袖子内汗巾儿丢与绍闻，说道：“我走罢。”绍闻接了汗巾，一手拉住逢若道：“你休走哩。委实我身子不好了几天。”逢若道：“你不好不不好，对我说做啥哩？我又不是医生。我只把信给贤弟捎到，随你两个怎么罢。”绍闻道：“我如今也想 going 去，只是不敢去。前日家中好吵闹哩，叫我也没法子。”

原来夏逢若前日与张绳祖分了绍闻的肥，正好引诱他渐入佳境，不料谭绍闻远扬不至。这张绳祖因与夏逢若商量道：“谭家这宗好钱，不翻身，不撒赖，如何再不来来了？”因想起招致绍闻法子，向红玉夺了一条汗巾子，来诓绍闻重寻武陵^①，是勾引他再来赌的意思。从来开场窝赌之家，必养娼妓，必养打手，必养帮闲。娼妓是赌饵，帮闲是赌线，打手是赌卫。所以膏粱子弟一入其囿^②，定然弄的个水尽鹅飞。然后照着这个衣钵，也去摆布别人。这张绳祖、夏逢若都是山下路上过来的人，今日生法谭绍闻，正是勾命鬼来寻替死鬼。饶你聪明伶俐，早把一根线，拴在心蒂上，一扯便要顺手牵来的。

这谭绍闻心中想去，百般打算，只是前日在母亲面前说的过火，又在王中面前承许的斩钉截铁。今日眼中看着汗巾，耳内听个哭字，好生不安。因央夏逢若道：“你是千能百巧的人，替我想个法子。只去这一遭，安慰了红玉，往后我就再不能去了。”逢若看见绍闻着了药儿，因笑道：“这有何难。我先问你，你家那个勾绞星家人王中，在前院里住，是在后院里住呢？”绍闻道：“他在东院里住。他如今也没在家，前日往乡里去了。说得好几天才能回来。”逢若道：“王中在家是一样计策，王中不在家又是一样计策。”因附耳向绍闻唧咕了

几句，遂拍手道：“你说如何罢。”绍闻点头道：“却也使得，只是久后必露马脚。”逢若道：“噢！若要不露马脚时，你只好好好书房看书，断乎没一点马脚。你心里又想取乐，可管马脚、马蹄子哩。”绍闻道：“也罢。”逢若相别而去。

绍闻回家，到晚上点灯楼上看书。还没定更天气，只听得后门上拍门大叫。绍闻去问了来人的话，回到楼上说：“是我隆吉哥得了紧心疼，问咱家寻真橘红，说是我爹在丹徒带来的。”王氏道：“橘红是什么？”绍闻道：“橘红是药。咱家书柜里有，我去寻去。”因向书柜中不知包了点子什么片子，说：“寻着了。”王氏道：“你也跟的看看去，即速与我个回信儿。”绍闻道：“街上夜紧，盘查也厉害。我明早去罢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快跟的去，明早回来也不妨。”绍闻得了母命，叫德喜儿收拾后门，便从胡同口出来。只见黑影里一个人迎着，悄悄说道：“出来了？”绍闻一看，正是夏逢若。说：“那叫门的人呢？”逢若道：“那是我一百钱觅的，他的事完了，自己走开。”

二人转至大街往东正走，只见碗口大字一个灯笼，上面写着“正堂”两个字，有四五个人跟着，一位老爷骑着马。绍闻吓了一跳。逢若道：“怕啥哩！”一直往前撞去。只听跟随人役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逢若不慌不忙说道：“是取药哩。”那老爷在马上即接口道：“拿药来验。”逢若袖中取出一封药，上面还牒着一个方子。从人拿起灯笼，那老爷展方一看，问道：“是你什么人害病？是何病症？”逢若道：“小人母亲害心疼。”那老爷微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医生该死。”将药递于从人转付逢若，又问：“那一个人呢？”逢若道：“是小人兄弟。”那老爷说道：“去罢。”二人走开。

绍闻道：“你那里有这现成的药？”逢若笑道：“晚上街头走动，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。这一句子金银花，我已使过三遭了。”绍闻道：“药方儿呢？”逢若笑道：“那是在姚杏庵铺子里揭的。”绍闻道：“假如没有药时？”逢若大笑道：“那就没法子么？就说是接稳婆。难说做老爷的，去人家家里验女人不成？”

一路说着，早到了张绳祖家。叫开门进去，又有几个新家儿在那里掷色子。红玉仍旧在旁说笑。看见谭绍闻，又有一段撒娇献媚的话。逢若也溜下场儿去了，回顾绍闻道：“还算咱两个的罢，好捞捞前日咱输的。”绍闻欲续前缘，遂含糊答应了。问道：“东小房有灯么？”张绳祖道：“有灯。”绍闻道：“红玉，咱去东小房里说话。”红玉懒意不想去，其实新有主顾不敢去了。张绳祖道：“去坐坐不妨。”红玉方才跟去。说了一会话儿，灯也息却。

只听得赌场中一人发话道：“好不识趣的狗彘哩！什么王孙公子么？”又听得是张绳祖声音说道：“为我，为我。”又听得夏逢若声音说道：“千万休说一句话，我磕头就是。”又听得歇了色子，到院子里唧唧啾啾一阵，有声高的，有低声的，听不真实。又迟了一会，依旧上场，轰轰烈烈的掷将起来。谭绍闻少年书愚，那晓的就里，只说是赌场争执，后来又说好了，另掷起来。

到了次日日出时，那些人还在那里喊么叫六。绍闻到赌场，张绳祖说道：“起来了？好呀，令伙计输了二百八十串。”夏逢若道：“二百八十串值什么！你休心慌，俺伙计们输得起还得起。收拾了不掷罢。”又见一个年幼的后生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偏偏的还是输了。我明日把这一百三十串钱，就送一百

三十两银子。若是再来你这里，就是红玉的汉子。”绳祖笑道：“休生气，日头多似树叶哩。”那后生恨恨而去。别人也陆续起身去了。红玉早已上后宅去讠。单单只落下夏逢若、谭绍闻、张绳祖三个人。张绳祖道：“老夏，你与谭相公这钱，我不去取，你两个自送来罢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四更时我还赢八九十串，临明时一阵儿输下账了。气人！气人！”谭绍闻此时，心中怅怅然莫知所之。逢若道：“咱走罢。明日打算与他送钱就是。我明日把先父做官撇下的八两人参，到铺子里兑了，这半股子账就完了。贤弟，你这一百四十串，也不值你什么，完他就是。”绍闻蹙眉不语。张绳祖道：“好朋友们何在这。就是一时作难，多迟几日不妨。”一齐起身，绳祖送出大门。

二人到了分路时节，绍闻道：“你送我去，我独个儿街上走不来。”逢若道：“一夜没睡，我到这裁缝铺后头睡睡哩。你走罢。”谭绍闻只得独行。穿街过巷，一似人都知道的一般，只疑影有人指他。

到了胡同口，进后门，王氏接口便问道：“你隆哥好了不曾？”绍闻道：“没啥意思，是来人说的太张致^③。”王氏道：“叫宋禄套车，我去瞧瞧去。”绍闻道：“只管说没啥意思，何必去看？再迟些时，我姪子生日，去也不迟。”王氏也只得住了。

绍闻到楼内间，以被蒙头，一场好睡。直睡到晌午时方才梦醒。这正是：

顿足捶胸说不该，却因疲极暂阳台；

黑甜^④原是埋忧处，无那^⑤醒时陡的来。

注 释

- ①重寻武陵：晋陶潜有《桃花源记》一文，讲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。
②罔（é）：用活鸟诱捕他鸟的工具。这里是圈套的意思。 ③张致：夸张。
④黑甜：指熟睡。 ⑤无那：无奈。

第二七回

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

却说谭绍闻一觉睡醒，兀自在床上挺着。猛可的把昨晚事体，一齐上心，好不闷气。一来想起那少年之骂，分明是骂我姓谭的。二来想起这一百四十串钱，没的生法。况自己不曾动手，平白还这宗屈钱。又想起王中回来知晓，何以见面？又想起诈说表兄紧病，将来要照出假话，何以对母亲？翻来复去好不自在。毕竟这几宗中，还钱的事更为紧要。欲待查讨房价、佃租，争乃父亲在日，俱是人家送来，我如何去讨？况且不知话该怎说，又怕声张。左盘右算，要去寻表兄王隆吉去。他今日在生意行经的事多，或者有个什么法子，先可以哄过母亲，把诈言紧病一事说明了。久后也好遮掩。

吃了些须饭儿，因对母亲说，要去东街再看看隆哥去。王氏道：“这才是哩。你那两日没回家，你隆哥听说寻你，早跑的来了。还该再去看看。”绍闻急上东街。到春盛铺，小伙计说：“隆相公接老掌柜的去了。”绍闻愈觉怅然。也忘了看看姪子，回头就走。

走至娘娘庙街，恰好撞着盛希侨在当铺里出来。宝剑儿说道：“那不是谭少爷么？”希侨看见，开口便说道：“好贤弟呀，招驾一班好戏，一个好出名九娃儿，就不叫我见见么？”谭绍闻急切没啥答应。希侨哈哈笑道：“没的说了，休脸红。

你跟我到家说句话。”这绍闻正想着寻人领个教儿，便跟的去了。过了一个大门楼儿，门上一个小家人拦住说道：“少爷不坐坐么？正等着少爷哩。”希侨回顾绍闻道：“咱到这里瞧瞧罢。”绍闻道：“我心里有事，还要问你领个教儿。你要十分要去，我就走了。”希侨道：“贤弟，你果然是心里有事光景。先见了我脸是红的，如何又会黄起来。也罢，咱就到家说话。”

绍闻跟的到慎思亭上。吃完茶，绍闻便把替茅拔茹招驾戏子一事，与在张绳祖家两次赌博输钱一事，一五一十说个明白，求盛希侨生法。盛希侨笑道：“菜籽大事儿，也要放在心上。像我们这样主户，休说一百四十串，就是一千四百串，也是松事。贤弟你放心，我明日备个酒，请几个赌家玩玩，你抽一场子头钱，管情够了还使不清。要正经朋友做啥哩？我替你办办。只是没星秤这个杀才，连我的朋友都弄起来。夏家第四的这个东西，也不算一个人。我如今即着人派这一场子赌，全不要三个核桃两个枣的。前日有先祖的一个门孙，往湖广上任去。他送我一头骡子，值五十多两。我赠他一百两赆仪，他再三不受。如今我叫小价换的钱来。明日你看看正经赌罢。好没星秤这个杀才，明日要约他来，叫他赴赴正经大排场。你放心回去，明日早来。”

果然绍闻次早吃了点心，又说是看王隆吉去，一直儿到了盛宅。早已一起儿赌友在座，单等张绳祖到。话不移时，张绳祖到了。这些人到了一处，无非是市井野谈，村俗科诨。须臾上场，你叫么，我喝六，你恨不掷快，我恼只弄叉。掷到午错时吃了饭，依旧上场。有先赢后输的，也有输了又输的。到了日夕歇了手。

单说张绳祖输了九十串，不敢再赌，要算账目。盛希侨

道：“老秤，这也不算输赢。你知道么？今日我是替谭贤弟兑账哩。你输了九十串，不教你拿来，算谭贤弟完了你。明日再叫你那假李逵来取五十串钱去——这四十串头钱，就是谭贤弟哩。我再垫上十串，一剪剪齐。他也不欠你的了。呸！狗杀才，吃人吃的眼红了，核桃、枣，一例儿数起来。这是我的盟弟，要不是我知道，你把他困住了。前后事我已对我说明。呸！你全是不货！”张绳祖道：“那是兔儿丝的牵引，把他的钱替输了，干我屁事！如今清账就清账，一般好弟兄们，何在钱不钱。我让十串，只取这头钱四十串去。只是还有红玉一宗事，不曾开发哩。”盛希侨道：“你说是速妮儿不是？几天才不在街上寻饭吃。依我说，一个钱罢。老秤，你手里也没个好鹌鹑。左右你都清白罢。谭贤弟，你也休再上他的当。到明日我接个好名妓；敬贤弟一敬，黄昏要催妆诗，另日赠缠头诗，也得一首美人诗。看看何如？”把绍闻肩儿一拍：“贤弟，再休要混这土条子①，丢了身份。”

原来盛希侨在匪流场中，有财有势，话又说的壮，性子又躁，所以这一般下流都让他。

本日谭绍闻把张绳祖的赌欠，红玉的宿钱，被盛希侨替他一笔勾了，心中好不畅快。日晚告归，盛希侨自有别的勾当，也不逗留。绍闻致谢承情不尽，盛希侨道：“你说这话，我就恼了，要结拜兄弟干啥哩？自己弟兄，有事时正要拔刀相助。你说承我的情，便是把我当外人看了。”绍闻起身，心中喜道：“原来结拜弟兄，有这些好处。”却忘了夏逢若也是结拜的。

到家中，王氏问道：“你隆哥好了么？”绍闻道：“我说没啥意思，去接俺舅去了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舅回来不曾？”绍闻道：

“七八分到家了。”

说话中间，已是上灯时候。绍闻叫赵大儿做晚饭儿吃。龔妇道：“大儿肚疼的要紧。”王氏道：“只怕也是时候了。他汉子又没在家，叫宋禄套上车去接稳婆去，双庆儿打着小灯笼跟着。”双庆儿道：“稳婆在那里？”德喜儿道：“他门上有牌儿，画着骑马洗孩子的就是。衙门前那条街上，有好几家子。”绍闻道：“你去就是。”二人去了。

到衙门前槐树巷，接了一个姓宋的来。挨至二更天，赵大儿生了一个女儿。事要恰好，话要凑巧，冰梅也腹痛起来。这宋婆生意发财，一客不烦二主。挨至五更，冰梅生了一个丰伟胖大的小厮。宋婆磕头叩喜，王氏心中又喜又闷。喜的是男孩儿难得，闷的是平日不明不暗，人说主家没道理。”

到了日出时候，宋婆要走，定住后日来洗三^②。王氏与了些东西。家中无人，王氏只得亲自看狗，送至后门。恰好王春宇到了，迎个照面。王氏急紧接住。王春宇看那稳婆，笑道：“这不是一丈青么？”那宋婆道：“谭奶奶恭喜了，得了孙孙，王大爷吃面罢。大爷你是几时回来的？刚刚赶上送米面。”笑嘻嘻的走了。

王春宇随王氏到的楼下，说了远归的话，问道：“适才老宋婆那话我不懂。孔亲家事尚未举行，那的喜事？”王氏道：“你随我到东楼下说话。”到了东楼，王氏唧唧了一会。出来，王春宇道：“这有何难。男胎是难得哩，这是俺姐夫一个后代。明日就出帖请街坊邻舍吃汤饼，明明白白的做了。怕什么？”因问：“外甥哩？”王氏道：“不知道。”问德喜儿，德喜儿道：“大相公把后书房门上的紧紧的，睡哩。”王春宇道：“蠢才。这事多亏我到，若叫你们胡董起来，才弄的不成事哩。”

恰好王中也回来。王中见了春字，说道：“舅爷好。”王氏道：“你怎到的这样早？”王中道：“我昨晚想赶进城来，到南门时，门已关了。店里住了一夜，闪开门就进来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屋里恭喜了，大相公也喜了，一天生的，真正双喜临门。”王春字道：“真正好哩。我去叫福儿去。”春字去叫的绍闻回来，到了楼下，说道：“没别的话，作速写帖备席，请人洗三吃面。我后日来陪客，叫你姪子送米面来。你别要把脸背着，写帖子去罢。”绍闻只得依命而行。

却说到了三日，请的街坊邻舍及春字夫妇齐到。宋婆与薛窝窝也到。原来宋稳婆露口于薛媒婆，薛媒婆说：“这是我说的，我也去吃面去，讨个喜封儿。”不料当日卖冰梅那人，尚在省城飘流，其姓名不便说出。因众人洗三闻知此事，也到了。站在后门里，发了些“主欺奴”的话，要上衙门告去。王中对春字说知，春字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见了那人，开口便称亲家，瓶口内掏出二两银子与了，又承许越外三十两，以后作亲戚来往，就留下吃汤饼。这人也喜出望外。这也是王春字几年江湖上精细，把这宗事，竟安插的滴水不漏。

午后客散。姐弟两个，连曹氏三个人，说了一会子家常。王氏道：“隆吉心疼好了？”曹氏茫然不知，没的答应。王氏道：“端福儿三天跑了三回，说是瞧隆吉儿，难说就没见么？”曹氏道：“天哟，隆吉儿好好的，何尝有病？谁见外甥的影儿？”王氏道：“敢是他捣鬼哄我哩？”王春字道：“外甥聪明伶俐，有管教便成一个出格的好子弟，没管教便要下流。姐姐休怪我说，咱亲姊妹们说话，毕竟你有些护短溺爱。将来你还要吃他的苦哩。我近来江湖上走的多了，经历的也多了。到了镇店城埠住下做生意，见人家那些子弟胡闹，口中不言，背

地里伙计们却行常私自评论。及至见了，还奉承他。他只说生意人知晓什么？其实把他那肠子肚子，一尺一尺都丈量清了。我如今要说姐姐，即如今日这宗事，我只是见事弹压。其实是姐姐没规矩。是也不是？”王氏无言可答。

却说谭绍闻见姣子与母亲会面，必然说起黑夜要橘红的话，不敢近前。王春宇坐了一会，心上恼了，说道：“叫端福去！”双庆儿叫的回来，进了楼去。王春宇说道：“你坐下，我问你。不说别的，我是你一个娘舅，一年多没见，你通不来傍个影儿，是何话说？”绍闻闭口无言。王氏道：“那日黄昏里，有人叫门，你说你隆哥心疼，问咱家要药，你去了一夜。如今你姣子怎的说全不知道呢？”绍闻只是不言。王春宇肚内有冰梅这宗事，又听说编瞎话在外边过宿，心里早猜着了一宗。那赌博还在所不料。因说道：“姐姐，孔亲家那宗事该行了。”王氏道：“孔亲家不在家，往他舅衙门里住了一年多。迟早回来，我就与他行这宗事。”王春宇点点头儿，道：“行了好。只是他们俱年轻，俱不知道什么。休要叫孩子们各起气③来，惹人笑话。这却要姐姐处处留心。”王氏道：“是哩。”

春宇夫妇见天晚要走，王氏挽留不住，任其归去。这王春宇正是那：

商家见客多奉承，争说为钱将我敬；
岂料尔家兴与败，旁观不忍眼悬镜。

注 释

①条子：指媚妓。 ②洗三：旧俗婴儿生下来三日用艾水煎汤洗浴，叫做洗三。 ③各气：闹别扭。